

105640
他們最初的時候是滲水，因為油質比水分來得輕，一箱桐油裝好以後，水就會很快的沉下去，浮在上面的儘是桐油，驟看很難分辨，因此在最先曾經有不少奸商藉此發了很多的橫財。

這種方法畢竟是愚蠢的，不久就給拆穿了。於是油商們又想方設計，改用蜜糖參進桐油去的法子。蜜糖當然比水要費錢，可是比起桐油來，蜜糖價格還是低，而且糖蜜不大會沈澱，能夠與桐油混合，如果不用器械仔細來試驗，是不容易分辨的。這一方法也會使油商們發財。



安西的人禍和天災

耕夫

安西是甘肅西部的一個大縣，是甘肅和新疆的交通要道：從這裏向西北大道去，經過大泉的「大戈壁」，到星峽，至哈密，通遼新疆天山北路，已有汽車可以行駛了。從這裏向西南走，經過敦煌和野馬泉可以達新疆的天山南路，居民漢回雜處，很為複雜，土地面積有一萬三千二百多方里，除掉西北部接近大泉的沙漠地帶不計外，約有十分之六七的土地依然還是原始的平原沒有耕種過。現有戶數僅僅六百戶，人口一萬人，平均每方里還不到一個人，可以說得上「地廣人稀」了吧！

滲蜜糖終於又被發覺了，更新的法子是在桐油裏面滲進柏油。柏油是在榨油的時候榨進去的，如果不經過化驗，當桐油未腐敗以前，就是老練的油商，也無法觀察牠的真偽。可是桐油一經滲了柏油，沒有多久就會全體腐爛，正和生漆遇到桐油一樣，會全體同歸於盡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，焚燬商品，或者把牠投下海洋裏去的現象，是很平常的，所以油商把桐油這樣拿來糟塌，實在也並不奇怪。

本縣的教育，比照村莊的數量和學校的數量看來，可以說是特別「發達」的。因為全境共總只有二十四個村莊，小學校倒有二十七所；不過所用課本差不多全是千字文之類的老古董，絕少新式教課書；每校教師只一人，經費只有麥子八斗（全年）；各校學生有四十多左右的，只有三四處，二十名左右的，也只有四處，其他只有十名左右哩！總計學生不到五百人，約當學齡兒童的百分之十四，「特別發達」的外幕之下，遮蓋着這樣落後的實際。落後的原因是民衆們「衣食尚且沒有着

落，那裏還能送子弟讀書。」因此農民們怕送子弟讀書，簡直就和怕軍隊拉夫一樣哩！

這裏本來也稱得上「關外桃源」，在從前，內地沒法謀生的人們，常常遷移到這裏來屯墾，倒也是一條生路。可是如今不然了，廣大的田園，沒有人也沒有資本來耕種。普通農家，每天只吃一二餐小米稀粥，甚至於還有「斷絕炊煙」，餓着肚子的。十三四歲的小姑娘，常常沒有袴穿，赤着下體，僵僵着背，在那裏行動。悲慘困苦的氣氛，充滿着整個的農村了。

安西的農村中間，首先表現出來的嚴重問題，是農業人口的逃亡；例如二工村，在民國十六年時，有農民五十多戶，二十二年，驟然減少了五分之四，只有十一戶，到了二十三年呢，更可憐呵！減到只有五戶了。卽就全縣而言，在清代同治兵災之前，農家有二千四百多戶，至民國十年，還有九百多戶，到了二十二年，只剩七百多戶，二十三年再調查時，據說全縣僅存六百多戶了。現在這種現象還在繼續。最近據說因爲新疆哈密召戶，全家移住該處者更多，安西有許多村里，簡直已經不見人煙了。因此田園也就滿眼荒蕪起來。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，是連年的兵災，苛刻的高利貸，和繼續不斷的風旱災荒，這許多迫得農民們不得不走上死亡和逃亡的路了。

105641

兵災在這裏成了一件最苦痛的事，卽就國軍北伐以後而言，民國十八年，駐軍兵變，吳廷璋的部隊盤據了半年多，農民除掉供應一切軍

餉雜物差役之外，軍隊還到四鄉去搜括，稍稍有一點積蓄的農家，軍隊就借了檢查的名義，把需要的東西，通通拿去，以致「十室十空。」民國二十二年，馬仲英的部隊，從甘肅到新疆，來往了三次，大隊人馬駐紮在這裏不是三、四月，就是半年，糧餉完全由農民負擔。卽就他最後一次過境時，動支的糧秣，也就夠怕人！據調查，安西到新疆的哈密共計有十一站的路程，一切軍需完全由安西送去，最後一次會動支了倉儲糧食五百多石，農民攤派軍糧二千多石，再加以駱駝七百匹，驢七百多頭，馬三百多匹，騾二百多隻，羊八百多頭，牛車五百餘輛，搜括去的金錢也有五千多元哩！此外還供應了很多的伙仔！卽就現在的駐軍而言，每年還得支糧七八百石哩！以一萬多人口的安西，要負擔這樣大的軍糧，那得不使農村破爛呢？

在這裏的農村中，和別的地方比起來，很少大地主，中小地主更加不易立足；自耕農雖很普遍，但因爲田賦和攤派的繁重，他們也很快沒落了。譬如種田一「戶」（約當六十畝，是這裏田地的單位），平均每年可以收糧三十多石，價值三百多元。但是每年田賦正款就需麥糧四石，加上無限制的臨時攤款，每年往往往攤到三百元以上；因此成本、工資都不能收回。所以農民常常說「多種多賠本，少種少吃虧」的確是事實。並且每當徵糧徵稅的時候，縣警下鄉，是兇如狼虎，需索鉅大，稍不稱心，馬上加以鞭撻，這裏有一首歌謠，把這種情形完全暴露出來，歌詞是：

縣警下鄉，惡似虎狼；

給他捃捃，他要綿羊；
睡上熱炕，還要婆娘；
稍不如意，繩縛鞭打。

在這種殘酷的壓迫之下，土地就不會有人領教，因此地價賤得料想不得，現在最好的田地，每「戶」只值六十元，即合一元一畝，至於中下等田地，即使倒貼房屋、耕牛、器具，還很少人承種，甚致有倒賠少女或青孀寡婦給承種田地的農民的事情，因為經過兵亂之後，軍隊任意拉夫的結果，在這裏簡直鬧着男性恐慌哩！

在這種情形下面，農村金融的枯竭，更是無用說得，因此高利借貸就狂猖起來。普通借貸方式有兩種：第一是借錢，利率至少是年息四分或六分，甚致加一的也不算希罕，自然比較大點的借款是非抵押品不行的。第二是支糧，它的方式又有兩種：一是借錢還糧，即在春季借銀一元，秋收時還麥子二斗至三斗（普通行市，一斗麥子值一塊多錢），利率是如何的高呀！二是借糧還糧，那末加利息一倍至一倍半。在這種高利率之下，能夠設法借到錢的那還算是幸運，大部分的農民就在「告貸無門」中過活哩！

這裏除耕種田地之外，還有廣大的牧場可以牧畜，尤其在馬鬃山、西湖一帶，廣大數百里的平原，全是「水草豐美」的草原，是很好的牧畜場，因此農家副業就以牧畜為主要。當民國十六年前，兼營耕種和牧畜的農家，約佔總農戶的百分之七十；所放牧的牲口，是駱駝、馬、羊、騾、牛

等種類，每年的收入，可也不少。但是經過兵災之後，馬和駱駝大多被強拉去了，牛羊也被宰殺了；再加上糧款和高利的壓迫，不得不把牲口出賣；因此牧畜事業幾乎完全破產了。在十年前普通農家平均有馬八匹，牛十五頭，羊八十隻，驢四、五匹的；而十年後的現在，較好的農家也只有馬一匹，牛四頭，羊一、二十隻，驢一、二頭了；並且品種也全是很壞的，爲的好了恐怕要被軍隊拉去呀！

在這種境況下面過活的農民，要他們有抗拒自然災害的能力，確是難上加難。然而這裏又是天災很兇的地方。這裏的天災，大致上可以分爲二種：第一種是風災。安西的風，本來是關外三絕之一（安西的風，吐魯番的熱，鎮西的冷）。因爲它地近沙漠，特別是西北部，許多地方，已陷入沙漠中；暴風非常激烈，在清代時，有一次一個從這裏運糧到新疆去的人，曾經給大風連人畜和車輛，一齊吹掉過。可見風勢之大了。每年春季，田苗正在抽苗的時候，住住大風飛揚，飛沙走石，五六日不止。它能使平原忽然變成邱陵，使邱陵忽然變成平原；打傷的田苗，摧殘的花菓，以及摧燬房屋等等，損失是很大的。

第二是水旱災，因爲這裏沒有大河，田地的灌溉，完全靠着泉水和山水。泉水灌溉的田地比較好一點，不大會有大旱和大水的時候；可是山水就不然了。在雨水較多的時候，就會造成山洪暴發，沖沒田畝；要是雨水稀少了，溝渠就要乾涸，以致「赤地千里」。自從甘肅大旱以後，在我們安西，就從來沒有一次豐年，溝渠的修理更成了問題。

因此安西這個「西北的門戶」在人禍與天災雙重壓迫之下，整個的農村，到了再不能收拾的地步了，並且不衝破人禍，就不能衝破天

災，深望提倡「開發西北」諸公，能給我們安西的大眾們「開發」一條生路。

一九三六，二〇，蘭州。



無奇不有的長樂高利貸

曾 鏞

長樂是福建濱海的一縣，離省會福州僅有一百里的路程。物產豐富，不愧稱為「魚米之鄉」。但高利貸和商業資本勢力的膨脹，和剝削花樣的巧妙，有許多恐怕是各地從未聽聞的。根據實地調查，本縣流行的高利貸方式，計有下列六種：

(一)「牛租」 盛行區域在一區北山數鄉，實即一種以穀價利的辦法。放款者多半是土劣，以現款若干貸與貧農，約於每年收穫時，納穀若干擔為利息，大概一擔穀息可備現款十元至十五元。常以牛為抵押品，故有「牛租」之稱。財主倘遇債務者延欠穀息，得隨時牽去債務者手中的耕牛，不問是否債務者自己所有。這時，債務者便不得不清償其穀息了。

105643
(二)「穀擔」 這是本縣高利貸中最普遍的一種。放款者多半是大姓強房或土劣孤寡等，每乘貧農青黃不接之時，貸以現款二元至

三元，約於收穫時償還一擔穀為本息。不問穀價高低，都要如額收付，不得有所異議。貸款期間至多不過數月；假定於一月間貸款二元五角，至六月償還本息穀一擔，折價五元，可得二元五角的利息。倘穀價漲至五元以上，則債權者又可得一意外利息。反之，穀價若在五元以下，則債權者事前即減低其貸款，以期保持其厚利。

(三)「料擔」 本縣農民多使用肥田粉與豆餅為農業肥料。此種肥料，大多由商業資本家貸放給貧農。除在貸放時高抬價格以外，月利大概三分，屆期即須償還母息。每逾四個月則須併息為母，計算一次。

(四)「稅米」 當每年一二月春耕開始的時候，一般貧農常感糧食飢荒，但購買力缺乏，於是不得不向商業資本家貸借稅米（即糴糶之米）充飢。借貸手續，大約於二月貸與價值八元之稅米，六月末即須償本息十二元。若合米價漲落與秤量大小等各項計之，則利息更遠